



有一种称谓叫军人 有一种品质叫忠诚
有一种精神叫奉献 有一种意志叫坚强
有一种追求叫胜仗 有一种过程叫成长

郑 勇 ★ 著

天堂上边是 —— 西 藏 ——

西藏人民出版社

天堂上边是 —— 西藏 ——

郑勇 ★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堂上边是西藏 / 郑勇著.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223-04338-0

I. ①天… II. ①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5662 号

天堂上边是西藏

作 者 郑 勇

责任编辑 袁勇芳

策 划 天利文化

装帧设计 陶 然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 (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 邮政编码 850000

北京编辑发行部: 100013 北京市东土城路 8 号

林达大厦 A 座 13 层 电话: 010-64466526

打击盗版: 0891-6930339 13801174584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开 (710×1 000)

印 张 23.5 字 数 350 千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23-04338-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郑 勇

男，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人，1988年1月入伍，武警西藏总队政治部宣传处原处长，上校警衔。2011年11月转业至西藏自治区外事侨务办公室工作，现为西藏自治区纪委干部。业余创作，西藏作家协会会员，两入鲁迅文学院学习。先后发表文学作品100余万字，6部作品被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武警部队相关图书收录，曾获全国武警部队“武警文艺奖”报告文学一等奖、中短篇小说一等奖及军内外其他奖项多种。

小说从武警高原总队参谋长罗一川护送捕歼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战士至“壮士陵园”“归建”着笔，重点描写罗一川等人入伍后的成长经历：沿青藏公路艰辛进藏、新兵连接受“魔鬼训练”、县中队平淡岁月以苦为乐、通外山口设卡执勤生死决斗、边境巡逻虎胆排雷、夜间执勤勇斗逃犯、化装深入生擒杀人嫌犯、长途押解雪地追逃、收获爱情果实、处置突发事件、拔除社会“毒瘤”，等等，时间跨度30年，是一部武警高原总队重新组建以来的成长史和艺术战史。

小说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旗帜，融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和军营文化为一体，将当代军人的苦乐、悲喜和婚恋“捆”在一起，通过对三名普通士兵成长经历的叙述，折射出当代军人“艰苦不怕吃苦、奉献更要贡献”的不懈追求，彰显了人民军队在履行职能使命中的丰功伟绩。

走近雪域西藏

认知当代军人

解读忠诚誓言

第一章

—

时间的流逝速度往往超过人的实际感受。回头一看，30年似乎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不经意间，古城面积扩大了10多倍，鳞次栉比的楼房增加了上万栋。不经意间，马路宽敞了，交通却拥挤了；酒店建多了，住宿却得预订了；生活质量提高了，医院和诊所却更忙碌了。不经意间，总队壮大了，勤务却越发重了；现代化武警建设步子迈开了，“一班人”肩上的压力却越发大了；自己职务升到正师、警衔晋到大校了，亲力亲为的作风却越发突出、越发扎实、越发难以改变了。

罗一川陷入漫无边际的遐想中，仿佛完全忘记了直工处处长刘亚军尚在等待他的指令。

参谋长，您，您没事吧？见罗一川出神发呆，眼睛都不眨一下地扮了半天“泥菩萨”，好像仍无重返人间再食烟火的迹象，疑惑渐渐布满了刘亚军的脸庞。他伸了伸粗短的脖子，将脑袋向前一探，小心翼翼地询问。

哦，没事。罗一川的思绪被刘亚军从漫游状态拉回到办公室。他端起杯子，咕嘟咕嘟地灌了一气白开水，说，我考虑啊，司令部也应加强组织领导，扎实抓好这项工作。罗一川弯起食指敲了敲面前那份红头文件——《关于认真做好总队重新组建3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的通知》，取过笔，唰唰唰地作出批示：请张副参谋长负责，尽快组织各处室认真研究，制订切实可行的细化方案报部党委议定。

刘亚军接过文件夹，向罗一川行了个不太标准的军礼，转身离去。

这个刘亚军啊刘亚军！军人气质总显得有些不够，体重一直在高位徘徊不说，连敬礼这一简单的动作也老掌握不了要领。望着刘亚军迅速消失在门外的阔大背影，罗一川不禁摇了摇头。

炽热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拥吻着罗一川养了多年的那盆兰草，叶子愈发青翠油亮。窗外，拉萨河对岸原本光秃秃的群山，因为几场夜雨的滋润，已披上一层淡淡的绿装。山脚下那些蚂蚁般大小的影子，显然是某某建设项目抢着赶进度的工人。

一阵隐隐约约的法号声自远处响起。罗一川听不出声源在哪个寺庙。在这座素有“圣城”之称的古老城市，罗一川已经习惯了聆听来自营区外的法号声，习惯了凝视或不经意间扫视那些陷入等身揖中物我两忘的虔诚

朝佛者。很多时候，他麻木于身边这种惯常的声音和景致。此时，之所以能被法号声撩动耳鼓，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一声音凸显了此刻莫名的安静。

的确，这个下午有着难得一遇的安静——甚至称得上清静。签过几份文件后，再无报告声或敲门声侵入耳中。罗一川明显不太适应这种清静，一时间竟不知该怎么度过下班前这段时光。一口气喝完一杯白开水，他打开妻子张兰为他新买的智能手机，百无聊赖地看了几段资讯。

对面墙壁上的挂钟显示，下班时间还早。罗一川又喝了一杯白开水。他没有品茶的习惯，为公务班的战士省了不少事情，至少不用在清除水杯中的茶垢上花费时间和心思。

罗一川双手在办公桌上一撑，从椅子上弹起来，扬臂踢腿地舒展了一番有些僵硬的筋骨。突然，像是被什么拨动了心弦，罗一川竟然产生了写诗的强烈冲动。他重新坐到办公桌前，打开电脑，敲击起键盘：

30 年艰勤拼搏，关怀是无穷的动力。

30 年艰难跋涉，进取是唯一的主题。

30 年艰苦奋斗，奉献是永恒的精神。

30 年艰辛付出，忠诚是不变的追求。

30 年艰巨任务，荣誉是飞扬的旗帜。

这就是所谓的诗吗？显然不是！这更像总结或演讲提纲嘛！看来，仅有诗兴是写不成诗歌更当不了诗人的。罗一川搔了搔头，带着自嘲的意味笑了起来，然后，继续在键盘上释放他火山一样热烈的激情。

30 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一朵浪花、一个瞬间、一段风景。但是，武警高原总队发展壮大的 30 年，却充满了前进途中的泥泞坎坷，洒满了拼搏奋进的热血汗水，写满了锐意进取的瑰丽诗篇，缀满了为国为民的时代勋章。

30 年历史，是甘与苦的合奏、是喜与忧的共鸣，是鲜血与热泪的全面融合、是付出与收获的交相辉映。

30 年华诞，是歌和舞的海洋、是光和影的对接，是激情和壮志的集中展示，是梦想和希望的腾飞起点。

忆往事，峥嵘岁月稠。武警高原总队 30 年足迹映射的特点生动鲜明，30 年奋斗凝练的经验弥足珍贵，30 年征程创造的功业彪炳千秋……

似乎，又回到公文写作的老套路上来了。这让罗一川略微有些沮丧。他很清楚，他的“诗兴”不仅源自对总队重新组建 30 周年的感想和喟叹，更多的是出于对自己 30 年军旅生涯的追忆和缅怀。

30 年，就快 30 年了！不知不觉，这片高天厚土竟然已经承载了他 30

个春秋，这身橄榄绿已经伴他走过了30载风雨！

30年啊！30年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30年军旅生涯即便称不上如歌岁月，起码也充满着无尽诗意吧？自古，军旅就是诗人——特别是具有浓郁英雄情结的诗人的摇篮。可惜，罗一川没在这个摇篮里成长为诗人，从他脑子里跳出来的每一行文字，似乎都有公文材料尤其是作战文书的影子。就连回复儿子的书信，也充分体现了凝练务实、直指要害的特点。儿子抛开QQ、抛开MSN、抛开“伊妹儿”，以最传统的方式，洋洋洒洒写了整整17页信纸，条分缕析地阐述了舍军校而报考地方大学的理由。罗一川的回信却只有17个字：妥！充分准备，沉着应战，务求全胜，战果速报！

诗以言志，歌以抒怀。写不了诗，可激情还在脉管里奔涌，一如武侠小说中那些武林高手突然失控的深厚内力，左冲右突，翻江倒海，大有摧枯拉朽破体而出的气势。这种久违的激情在罗一川全身上下盲目游走，转了一圈一圈又一圈，终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突破口、一个释放渠道。

喝酒的欲望骤然从脚底蹿上了头顶。

罗一川从无饮酒嗜好，甚至对酒精多少有些反感。作为总队参谋长，他觉得自己随时都应保持清醒头脑，以科学指挥部队成功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可是，现在，罗一川就是想酒、馋酒。对，喝酒！仅有诗歌已经不足以表达他此时此刻澎湃激越的心情。何况，他捣鼓了半天也没敲出一行哪怕是貌似诗歌的语句。唯有酒精，才能将激情发酵；唯有酒精，才能把愉悦放大。

二

实际上，晚上有个饭局。有饭局，自然免不了喝酒。

这个季节是古城最热闹的日子。天南地北的来客，或探幽观景，或访古朝圣，或公干或私游，总之是络绎不绝地踏上了这片被称为“最后秘境”的神奇土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接待，成为这个季节的重要工作之一。迎送，陪同，车辆，食宿，门票、车票、机票，一通接一通地忙活下来，“乐乎”变成了“愁乎”：一些单位愁接待经费缺口难以弥补，更多个人（包括少数性格豪爽的民工）则愁工资收入远不够款待朋友。每每看到或听到旅游收入再创新高的消息，罗一川总会哂然一笑：在这个所谓“新高”的数字里边，有多少是热情好客的古城人民咬紧腮帮子、勒紧裤腰带做出的贡献啊？

晚上的饭局属公务宴请，基本上是固定程式：主陪致欢迎辞，“三杯过后尽开颜”，陪同人员逐一敬酒，客人挨个回敬，酒店原生态民间歌手

向客人敬献哈达并献唱敬酒歌，客人“三口一杯”感受雪域文化，象征性吃点主食，最后一杯“搞总结”为宴会画上句号。席中，适可而止地谈谈工作，聊聊宾主双方共同的朋友，开开无伤大雅的“颜色玩笑”，都是上好的“下酒菜”。所以，虽不致过量饮酒，但也少喝不到哪里去。走出酒店时，罗一川从倒车镜中看见自己脸上那片绯红，不禁自嘲了一句：嘿，多少还有点少女胭脂的意思哈。驾驶员也嘿嘿一笑。

回到通常被称为“家”的宿舍，罗一川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他对正在十字绣上飞针走线的妻子张兰说，去整几个菜哈。

张兰抬起头问，咋子，还没喝安逸唆？

罗一川笑了笑，说我今天有些小高兴，准备再喝一个“疗程”。

我看你是酒虫从肚子里爬出来了，一会儿少喝点哈。说着，张兰放下十字绣，起身去了厨房。

罗一川拿起电话，吩咐总机班女兵：请帮我接尼副总队长，完了再接政治部殷主任。

西藏的夜晚如同一群散漫的绵羊，来得相当迟缓。当碧蓝洁净得像清水洗过一样的天空终于被泼满墨汁时，中央电视台一频道黄金时段的电视连续剧正好播放完毕。

罗一川半卧在沙发上，慵懒地进行每天必做的“功课”——吸氧。在氧气含量仅为海平面40%至70%的西藏，吸氧是延缓健康受损速度、降低健康受损强度的重要保障。本来，罗一川对此一直颇为不屑。他觉得在鼻孔前插那么两根管子，跟个病危人员似的，哪还有点革命军人的蓬勃朝气和盎然生机？完全没必要嘛！但是，随着在藏时间越来越长、年龄越来越大、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罗一川终于熬不下去了，最后不得不抛弃旧有观念加入了吸氧队伍。吸吧，这不是做作，是科学。罗一川不仅自己天天吸氧“加餐”，还经常开导别人：每天吸点氧，就像见到党；党不照耀你，看你咋个长？

吸过氧气，刚拔下管子，敲门声就及时响了起来。

两位首长驾到，有失远迎，恕罪恕罪！罗一川起身打开房门，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把副总队长尼玛次仁和政治部主任殷兆宁迎进家中。

参谋长召见，我们立马跑步过来了。殷兆宁滴溜溜的眼珠把屋子扫了一遍，目光最终落在客厅一侧那张茶几上的酒菜中，说，你这夜不成寐的，该不是要摆啥鸿门宴吧？

尼玛次仁点了点头：我看有这个嫌疑。

罗一川说，冤枉啊！草民只不过是见两位首长成天日理万机忙于革命，深感心疼肉痛，想让两位首长轻松一刻罢了。两位首长请就座，请就座。

总队师职干部楼系总队重新建初期所建，近30年过去了，外观早

已陈旧不堪，但几年前室内经重新装修，已看不出多少岁月的痕迹。罗一川客厅里摆放了大大小小十几盆花草，整个屋子充满了春天的气息。那张盛满酒菜的茶几，正好若隐若现地半藏于花草丛中。

老罗，你这片“森林”是几级火险啊？看来我得把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尼玛次仁扬了扬手中的香烟，在门后找到垃圾桶，把烟蒂狠狠地摀了进去。我说老罗啊，这些花花草草的小情小调与你参谋长的身份不太相符吧？我看你得把它们移交给我侍弄。反正我尼玛次仁粗人一个，正好可以养养花草怡情，整点文化素养出来。

诶，老尼，你这就不对了啊！老罗的原则你又不是不清楚，人家历来是除老婆外，任何东西都概不送人的。殷兆宁严肃“批评”尼玛次仁：你这既要花又要草的，岂不是为难人家罗参谋长吗？

罗一川竖起双手挡在胸前：别别，你老殷可别把自己的原则强加在我头上。我罗一川种了18年田，农民习气重，啥子东西都舍不得送人，不像你老殷那么大方。好久把你家里动的和静的、值钱的和不值钱的东西都送我点嘛。

停顿片刻，罗一川继续道，说送，实际上明显不对。因为，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啥子你的我的哟？打屁不肥田，吹牛不饱肚。你们快点坐下来吃噻。谈笑间，张兰从位于小院一角的厨房端着两盘菜闪进门来，一通催促，惹得三位斗嘴皮的大老爷们儿禁不住嘿嘿嘿地笑了起来。笑声中，既有对玩笑稍嫌过火的不好意思，也有对“秘密”未被撞破的庆幸和自得。

一入座，罗一川便指了指茶几上的三瓶白酒：今天实行量化管理，一人一瓶，分片包干，喝不完不准出门！

尼玛次仁把藏泉往罗一川面前一推，说，好像有点强我老人家所难哈！这个艰巨任务交给你们解决。我老规矩，来点啤的。

罗一川拎起那瓶藏泉，往尼玛次仁面前重重一顿：啥子你就难了哟？我刚从另一个战场转移过来，都能勇挑重担。今天我们弟兄仨单独聚会，只图个尽兴，你尼副总队长的就没必要耍大牌了噻。

尼玛次仁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好嘛好嘛，喝酒又不是喝毒药，我还不信把它整不下去。

殷兆宁边拧酒瓶盖边说，就是嘛，酒风看作风。咱尼副总队长几十年如一日以作风优良闻名遐迩，啥时候下过软蛋呢？

尼玛次仁斟满酒，抬头对殷兆宁狡黠一笑：哎哎殷主任，少说点风凉话行不行？要不，咱俩先单挑几杯？

殷兆宁将手一摆：别！今天是人家罗参谋长的家宴，咱可不能喧宾夺主。

罗一川说，殷主任就是懂事。既然是家宴，我就讲点一家人的话。这

几天，你们没啥子感想吗？我的意思是说与我们个人有关的感想。今天看到筹备总队重新组建30周年纪念活动的通知，掐指一算，我们当兵也快30年了。30年，不容易啊！你我三兄弟同一个新兵连，同一个县中队，同在JK地区支队奉献了30个春秋，能够一起走到今天，同时迈上师职岗位，继续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这种情况，恐怕全武警部队都相当少见。我提议，为我们艰辛度过这30年军旅生涯，为我们弟兄仨这30年的缘分和情谊，干了！

尼玛次仁说，你老罗就是个急性子，30周年庆典还没到嘛！

罗一川嗔怪的目光投在尼玛次仁脸上：尼副总队长，别这么扫兴要不要得？啥子事情都得搞点提前量噻！

殷兆宁说，就是就是，人家罗参谋长入洞房都得提前，甚至，连将来当老公公后怎么科学高效地建构同儿媳的亲密关系，也早已做好了预案。人家习惯了嘛！尼副总队长你就适应一下，适应一下啊。

罗一川眼睛下意识往楼梯口一瞅。他不希望张兰听到他们兄弟间开这些色彩浓重的玩笑。张兰曾告诫他说，儿子都快大学毕业了，你还是注意点形象噻，不要给儿子和他未来的女朋友留下一老不正经的印象。罗一川嘴上回答说，啥子老不正经哦？我这叫少不更事。少不更事，晓不晓得？但在心里，他完全认可张兰的说法。至少，当着张兰和儿子的面，他会记得在嘴上挂一把锁。

所幸，张兰上楼去了。罗一川放下心来，顺着殷兆宁的话头说，就是嘛，有时你们两位首长也要适应一下部属，温暖温暖我这颗拔凉拔凉的心噻。来，干了干了！

三只酒杯“砰”的一声碰在一起，随后就底朝天了。

那晚，尼玛次仁、罗一川和殷兆宁三位正师职警官完全抛开平日在官兵们面前表现出来的自持和风度，以从军30年为由头，以兄弟情谊为话题，以相互揭发旧糗事为乐趣，放开酒量尽兴畅饮，直喝得面红耳赤，左摇右晃，舌头发硬。

三瓶白酒很快见了底。斟满最后一杯时，气氛突然变得沉闷起来。三个人都勾着头一言不发。实际上，自谈到30年从军岁月起，他们就想到同一件事情，可谁也不愿触及，谁也不愿谈起那个敏感的话题。那个敏感话题既是他们的“圣地”，又是他们的“软肋”，更是他们心底抹不去的痛和伤。一旦触动伤口，就会让记忆之门豁然洞开，就会有新的痛楚汹涌而至。

张兰在楼上独自看了一会儿肥皂剧。她对罗一川的酒品和酒量了如指掌，知道罗一川不好那一口，即便像今天这样来了酒兴豪饮一番，也是事出有因。所以，她不仅不反对罗一川饮酒，甚至还在心里认可他一年半载

的醉上一次。用她自己的话说，偶尔醉酒是好汉，经常滥酒是混蛋！显然，罗一川在她心中是归于好汉行列的。作为罗一川几十年的好战友、铁哥们儿、兄弟伙，尼玛次仁和殷兆宁自然也挺爷们儿。三位爷们儿一直在楼下闹腾得很欢实，现在却突然静了下来，像是悄悄溜走了似的，好一阵无声无息。

张兰走到楼梯口，探头往下一望，三个男人正蔫头耷脑地演示沉默和委顿。她疑惑地问了一声，咋回事，都喝醉了唆？

三个男人抬起头，眼眶都有些发红。尼玛次仁说，没有啊，哪个醉了？我们比谁都清醒。

张兰瞅了一眼那3只满乎乎的酒杯，又看了看三个空荡荡的酒瓶，说，清醒就喝噻，最后一杯了，还留起敬菩萨唆？

喝！喝！罗一川打了一个酣畅淋漓的酒嗝，直着一双红眼说，30年了，我们都活得人模狗样的。可是，有些战友看不到总队重新组建30周年庆典活动是啥子样儿了，看不到他们的父母亲人日子过得好不好了，看不到，看不到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了……

罗一川声音哽咽起来，他脑袋一偏，把目光移向一盆绿萝，仿佛那些什么都看不见的战友正隐身于绿萝圆润的叶子后面。停顿片刻，他继续说道，最后这杯酒，敬所有把宝贵生命留在了西藏的战友，尤其是那些躺在JK地区望故乡的兄弟！

三人恭恭敬敬地弯下腰，把满满一杯白酒缓缓倾洒在地。

灯光下，三人眼里都闪动着一种晶亮的液体。

罗一川放下酒杯，轻声道，自从调到总队工作，我们就没一起去看那些兄弟伙了。老尼，老殷，约个时间，近期，我们去看看他们吧。

殷兆宁扬起头，说，是啊，得把总队筹办重新组建30周年纪念活动的喜讯告诉他们，得把总队全面建设30年来的巨大变化告诉他们，得把我们哥仨穿了30年军装的体会告诉他们……

三

噩耗传来，罗一川心里“咯噔”一下，立即像掉进冰窟窿一样全身僵冷。

几天前还计划近日即赴JK地区，看望那些沉默着的战友，拜谒那些牵挂中的英灵。不料，未及成行，那儿又将添上一座新坟。

虽然新坟的主人并非JK地区支队官兵。但是，远在JK地区的那片陵园，仍将成为他最后的归宿。

本来，那片陵园是JK地区支队为所有再也回不了家乡的本支队官兵而建，但现在已然成为高原总队全体牺牲、病故和因灾祸等意外事件亡故

官兵共同的安息之地。

这次牺牲的战士刘猛是名新兵。年龄未满十九，入伍不足一年便匆匆离去。罗一川后来在总队医院太平间看到了他的遗容，虽经化装，但左侧脸颊仍露出了牙床，一大块头皮连同头发全都没了，隐隐还能看到白森森的头骨。

那一刻，罗一川心里涌起无尽的仇恨和自责。作为总队参谋长，他认为每次战斗出现的大小失误都有他的责任，每名官兵的生命安全都应系于他的心上。

在多种场合，罗一川曾反复强调一个观点：什么叫以人为本？我理解，就是要真正把官兵当成子弟，关心他们的各种疾苦，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平时，不仅要积极改善其生存条件，还要努力提高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生活质量；战时，既要确保部队打胜仗，又要确保官兵尽可能少伤亡乃至无伤亡。长期以来，我们都教育部队弘扬牺牲精神，少数同志因此进入了一个思想误区——因为觉得牺牲光荣而从不排斥和抵制牺牲。我感到，不怕牺牲、勇于牺牲和防止牺牲、远离牺牲并不矛盾。当我们非牺牲不可的时候，谁也不该逃避牺牲。可夺取胜利主要靠战略战术，靠指挥员的科学部署和运筹帷幄，靠参战官兵精湛的军事技能和顽强的战斗精神，靠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有力的后勤保障。谁要是觉得拿官兵生命去换取胜利、拿家属眼泪去体现悲壮、拿烈士称号去赢得荣誉是真理——那好，以后每次战斗老子都命令他滚出指挥所、冲在第一线！老子先让他的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先让他的老婆当寡妇，先让他的子女变孤儿！

罗一川这席话说得挺狠，但赢得了基层官兵及其家长、家属的普遍赞誉。有一次，罗一川回四川探亲，在成都一家茶馆中无意间遇到位老板，一聊之下，其儿子竟是总队一个偏远县中队的战士。得知罗一川的姓名后，老板显得特激动，拉着罗一川的手半天不肯松开：我说这几天打麻将咋个手气顺得很呢，简直如有神助，赢安逸了！原来是因为要遇到贵人、好人了。我那娃儿总在电话里说您能力强、心肠好，说你们总队不少当官的都把兵娃儿的命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我那娃儿真是遇到好人了啊，首长！摆句老实龙门阵，我送娃儿去当兵，就是想让他吃点苦，锻炼锻炼。但是，首长您晓得的，现在都是独苗苗，都是妈老汉的心，妈老汉的肝，妈老汉生命中的四分之三。虽然是和平年代，但你们武警事情仍然不少，万一哪天他执行任务离去了，最后部队给送回来一只骨灰盒——电影里好多都是这个样子演的。首长您说，我们咋个活得下去？我辛辛苦苦挣的这份家业交给哪个花？说着，老板掏出了手机：老嬢儿（成都话，即老婆）啊，你猜我遇到哪个了？不是不是也不是，给你说嘛，我遇到娃儿的首长了。大

官大官，比营长团长都大的官。你快点过来，听首长给你讲点部队的事，免得你做梦都在担心娃儿。当然不是，你先来嘛，等会儿我们再找个档次高的酒店，肯定要请首长海吃海喝地好好撮一顿噻……

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罗一川不敢想象，刘猛的父母如何面对这一噩耗？如何度过痛失独子这道“鬼门关”。据总队政治部组织处邹健处长讲，刘猛父母年逾四十方才得子，一直当宝贝一样宠着。谁曾想，送到部队不足一年，就阴阳相隔了。两位花甲老人，能否经得起如此沉重的打击？

罗一川在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实际上，事情并不复杂，虽然过程有些曲折。

那晚，四名歹徒趁夜黑风高，持枪抢劫一名经营虫草的老板。三位巡逻民警从虫草老板别墅门口那条还在蹬腿的垂死藏獒身上发现了疑点，经进一步观察，确认别墅内“有情况发生”——舍得下功夫置藏獒于死地的，估计还不是什么小情况。可究竟是什么情况暂时无法判断。他们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予以准确认定。

进去看看再说。搞得过就搞！如果搞不过，一定要稳住神，千万别因小失大！说着，带队的老民警叩响了别墅大门。

别墅内原本微弱的响动立即停了下来。高原上那个特别少见的漆黑夜晚，在那一刻变得分外宁静。

老民警继续叩门：有人吗？我们是派出所的，例行检查。

好半天，里面终于传来一个极不耐烦的声音：半夜三更的，查啥呢查？随即，别墅大门打开了。

巡逻民警进入别墅，看到别墅主人——虫草老板正同其余三人围坐在麻将桌上“血战到底”。虫草老板扔给民警们每人一包“红景天黄鹤楼”香烟：各位警官，慢慢抽。说着，又吩咐刚才开门的小伙子：次多，给警官们来点饮料。

饮料不喝了。刚才听这里边半夜三更的闹得欢畅，就上来看看。带队的老民警下颔一扬：这几位好像有点面生，跟你什么关系？

都是，都是生意场上的朋友。

哦。几位老板，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坐在虫草老板对面的是一位个壮汉，他笑眯眯地喊道，次多，把我们身份证拿给警官检查。

次多说，身份证不都在强巴手里吗？人家现在泡妞去了，可能正在哪个美女床上折腾。刚才我打他两次电话，都关机了。

没事。扎西警官，我保证这几位朋友都有身份证。你该信得过我嘛？说着，虫草老板对带队民警开了句玩笑，扎西警官，有没有兴趣来帮我玩几把？我输惨了，再这样下去，不仅要倾家荡产，可能连命都会输掉。

虫草老板的上家——那位看起来非常斯文的“眼镜”，笑着在虫草老板肩上拍了一掌：你那么大的老板，输几文小钱就惊惊乍乍的。谁有那么大本事，能赢走你和你一家老少的命嘛？

虫草老板哈哈一笑：我算啥大老板哦？我不过挣点小钱养家糊口而已。但我身后有个大老板——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我最大的“老板”。有这个“老板”保佑，我估计也输不到哪里去！对吧，扎西警官？

扎西点燃一支“红景天黄鹤楼”，吧嗒了两口，喷出一串烟圈，说有道理有道理，不过，你们打牌归打牌，不要整太大了哈。赌博是不对的，娱乐娱乐就行了。

好的好的，我们纯属娱乐，绝不赌博。

那你们慢慢玩。对了，温馨提示一下，几位老板今后要记得把身份证带在身上。说完，扎西警官扬了扬手，对另外两位民警道，人家不是在睡觉就是在“娱乐”，可我们还要巡查。命苦！走哦！

迈出别墅，转过街角，扎西停来说，重大情况重大情况！你们发现没？虫草老板虽然抹了厚厚一层油光发亮的擦脸油，但仍能看出，他脸部紫了一块，颈部有伤痕，两个手腕淤青。此外，他家所有房间门都关得非常严实。

两位年轻民警异口同声道，这都看不见，除非眼睛瞎了。

另外，别墅门口那辆丰田越野干干净净，车牌却模糊不清，多半是在泥泞路上跑过，回来后只洗了车身而故意留下车牌没洗。扎西继续分析说，还有，刚才虫草老板说他“最大的老板共产党”会保佑他，应该是在暗示我们对他施救。综上，可以肯定：虫草老板有危险！刚才之所以没叫大家动手，是因为情况不明，怕危及虫草老板一家生命安全。现在，你们马上把情况报告指挥中心。我返回别墅，假装帮虫草老板打麻将或在旁边观战，伺机行事。

接到命令后，武警支队一边进行动员部署，一边火速把情况报告了总队值班室。那天，罗一川正好是总队值班首长。他当即作了三点指示：一是坚决服从地委行署指挥；二是同意支队提出的行动方案，以精干力量在空旷地带捕获犯罪嫌疑人；三是尽力保证周边群众和参战官兵生命安全，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

在那个漆黑的夜晚，武警支队机动一中队二十名官兵火速就位。一线指挥部制订的战术是围而不攻、守株待兔，一旦四名歹徒走出别墅，立即进行围捕。

这正好与武警支队建议方案不谋而合。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终于，四名歹徒窜出了别墅。不，何止四名！昏暗的路灯映照着五个身影。他们鱼贯上车，然后，发动了那辆丰田越野车。

这是一条断头路，除了驶入包围圈，丰田越野车别无选择。

近了，近了。狙击手根据指挥员的命令果断射击，一枪命中车胎。丰田打了个趔趄，晃晃悠悠向前冲了几步，便不再动弹。车内随即响起一串枪声，显然是漫无目标的乱射，听起来既有自壮声势的心虚，也有拼死抵抗的顽固。

局势比预想的严峻：歹徒有枪！

狙击手击发了第二发子弹，另一只车胎瘪了下去，车身明显往下一挫。

车里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下车自首！否则，你们将受到法律严惩！如果负隅顽抗，必将遭受沉重的武力打击，这里可能就是你们的坟墓！你们将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和亲人，再也听不到儿子女儿叫你们一声爸爸！你们罪孽深重的灵魂也将进入地狱，永世不得超生！话筒把宣传员这一席藏语喊话远远地送了出去。

少他妈忽悠老子！外面的人听着，有个警察在老子们手里，那是你们的战友，是个挣了几十年工资的老混蛋，你们要是不顾他的死活，就他妈来吧！一个几乎撕破喉咙的沙哑声音从丰田车里边传了出来。

扎西，肯定是扎西！那位返回别墅的老民警，现在成了歹徒的人质。如此一来，事件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扎西进了别墅，显然严重妨碍犯罪嫌疑人实施抢劫。倘若犯罪嫌疑人不采取过激行为，岂能顺利将成袋成袋的虫草和大把大把的人民币带出别墅？狡猾的犯罪嫌疑人早有防备，出门时把扎西当成了挡箭牌，当成了他们活命的筹码和逃脱的保障。

抢劫升级为劫持！

原定方案已经失去意义。一线指挥部赶紧调整策略，提出了“三个决不能”的原则：决不能让扎西成为烈士，决不能让公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决不能让犯罪嫌疑人逃出法网；制订了“武力威慑、持续攻心，捕捉机会、重拳猛击”的战术。拟先拖住犯罪嫌疑人，再相机行事。

这时，绕道破窗进入虫草老板家的另一支战斗小分队传来消息：虫草老板全家除受了点皮肉之苦外，其他并无大碍。虫草老板还向他们反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四名犯罪嫌疑人总共只有一支枪。

一支枪也是枪！别说是枪，就算只有一把宰羊刀，如果犯罪嫌疑人狗急跳墙，照样能让扎西身首异处！现在，关键的关键，是要把犯罪嫌疑人稳住，要让他们看到逃生的希望！现场最高指挥官——地区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处处长魏萨峰这么说的时侯，两只眼睛始终在谈判专家和那辆动弹不得的丰田车之间来回打转。

谈判专家正苦口婆心地劝导犯罪嫌疑人认清形势，投案自首，千万不要执迷不悟，在犯罪道路上越滑越远。可是，丰田车里边一直没有回音，这就使得谈判专家的“谈判”基本上成了打在棉花上的拳头、掉到深水里